



# 美国学译文集

南京大学—约翰斯·霍普金斯大学 编  
中美文化研究中心  
南京大学出版社

499437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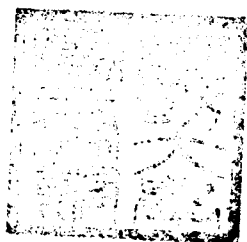


2 017 6948 9

# 美国学译文集

南京大学—约翰斯·霍普金斯大学中美文化研究中心编  
The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Nanjing Uni-  
versity Center for Chinese and American Studies

王志刚 沈宗美 校



南京大学出版社

1987·南京

## 内 容 提 要

本书收集了几位知名美国学学者论述这门学问的文章，内容涉及美国学的产生、发展和现状；美国学和邻近学科如英美文学、语言学、人类学和社会学等的关系；与美国社会现实以及美国整体文化的关系；美国学的研究方法和特定领域。本书还收入了关于美国学在诸如自传文学、区域发展和通俗文化方面的具体研究成果的文章。书末附有专为外国的美国学学者开列的书目和美国学学术刊物概览。

## 美 国 学 译 文 集

南京大学—约翰斯·霍普金斯大学中美文化研究中心编

王志刚 沈宗美 校

---

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

(南京大学校内)

江苏省新华书店发行 江苏省丹徒县印刷厂印刷

开本：787×1092 1/32 印张：5.9375 字数：125千

1987年9月第1版 1987年9月第1次印刷

印数：1-3000

ISBN 7-305-00043-4/C·2

---

统一书号：3336·014 定价：1.80元

蒙美利坚合众国驻中华人民共和国大使馆协助，本书各篇文章已获中译版权。

CAN AMERICAN STUDIES DEVELOP A METHOD? by Henry M. Smith, and  
AMERICAN STUDIES, PAST, PRESENT, AND FUTURE by Robert M. Spiller  
Copyright 1960 by the 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OLOGUE: AMERICAN STUDIES AND THE PROBLEM OF METHOD, HOLISM  
AND MYTH IN AMERICAN STUDIES, and AMERICAN STUDIES AS A DIS-  
CIPLINE by Cecil F. Tate  
Copyright 1973 by the University of Minnesota

AUTOBIOGRAPHY AND AMERICAN CULTURE by Albert E. Stone;  
RECENT TRENDS IN THE STUDY OF POPULAR CULTURE by John G. Cavelti;  
REGIONAL STUDIES IN AMERICA: THE CHICAGO MODEL by Thomas J.  
Schlereth;

AN AMERICAN STUDIES BIBLIOGRAPHY: SUGGESTED SOURCES FOR UNIVERSITY  
COURSES ABROAD by Donald N. Koster;  
SURVEYING JOURNALS OF AMERICAN STUDIES: A GUIDE FOR STUDENTS AND  
TEACHERS by Bernard Mergen;

All in AMERICAN STUDIES: TOPICS AND SOURCES, ed. Robert E.  
Walker (Contributions in American Studies, No. 24,  
Greenwood Press, Inc., Westport, CT, USA)  
Copyright 1976 by Robert E. Walker

AMERICAN STUDIES AND THE REALITIES OF AMERICA by Robert Sklar  
Copyright 1970, American Studies Association

All rights reserved. Chinese edition published by Nanjing  
University Press, Nanjing.

GDA75/15

## 编者的话

在美国国内发展了好几十年方在学术界据有一席之地的美国学，现在已经开始在中国逐渐兴起。随着中美文化交流的增进，两国学者都希望能进一步从较深的层面上理解对方的民性和国情。在这个意义上说，美国学作为跨学科的研究领域，可能会有助于中国学者更加全面地把握美国的整体文化及其价值观。我们编译这本《美国学译文集》的目的就是想为那些愿意沿着这个方向去研究美国的人提供一些基本的概念和路数。

了解一个人已属不易，认识一个国家或民族及其文化，该有多么困难，可想而知。正如一个人平生精力花在通过别人来了解自我一样，一个民族总是在不断地求索那个好似已经解决但却又象是未彻底弄明白的老问题：自身的全部存在究竟是什么？现代科学技术的手段确实使我们居住的地球相对来说大大缩小了。越是与其他民族和文化进行对比，这个老问题就越会获得新的内涵并呈现出新的难点。过程就是进步。新的认识就是成就。大概很少有人会不承认美国是一个奇特的国家，它古老而又年轻；美利坚民族（如果可以使用这个词）是一个与众不同的民族，单一而又混凝；美国文化的洋洋大观确有阴风淅淅的角落掺杂于其间。比较起来，美国人并不乏自省的精神。为了认清自己文化的真谛，美国学学者确实动过脑筋，而随着本世纪初美国开始在世界舞台上扮演强权大国的角色，他们进一步在知己知彼上下过一番功夫，以求美国能更有效地适应和利用国内的变化和国际上的发

展。收入本集的几位美国学学者的文章，追溯了他们自己以及同行们在这方面的努力，概述了这门学问的起源、演进和现状，也显露出这门学问目前在方法论上的困惑和在研究对象上的争论。

书末有两篇附录。一篇是美国学的研究书目。虽然这个书目未能包括最近几年出版的有关著作，但因是专为外国学者开列的，故仍有参考价值。另一篇是美国出版的美国学学术刊物一览。这些刊物几乎涉及到美国文化的各个方面，又都与美国学密切相关，对侧重美国文化专题研究的中国学者来说，当不失为一件有用的工具。为便于读者向美国订购，原文照录付印，未译成中文。

南京大学—约翰斯·霍普金斯大学中美文化研究中心  
美方主任斯里昂先生通过美利坚合众国驻中华人民共和国大使馆，为本书获得中译版权，编译者谨在此表示谢意。

南京大学—约翰斯·霍普金斯大学中美文化研究中心  
The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Nanjing  
University Center for Chinese and American  
Studies

1987年3月·南京

# 目 录

|                         |              |
|-------------------------|--------------|
| · 编者的话 .....            | ( i )        |
| <b>罗伯特·E·斯皮勒</b>        |              |
| 美国学的过去、现在与未来 .....      | 刘海平译 ( 1 )   |
| <b>罗伯特·斯科拉尔</b>         |              |
| 美国学与美国现实 .....          | 沈宗美译 ( 18 )  |
| <b>亨利·奈许·史密斯</b>        |              |
| “美国学”能发展出一种研究方法吗? ..... | 庄国欧译 ( 30 )  |
| · <b>C·F·泰特</b>         |              |
| 美国学与方法问题 .....          | 卢明华译 ( 45 )  |
| · <b>C·F·泰特</b>         |              |
| 美国学中的整体论与神话 .....       | 卢明华译 ( 52 )  |
| · <b>C·F·泰特</b>         |              |
| 作为一门学科的美国学 .....        | 卢明华译 ( 71 )  |
| <b>艾伯特·斯通</b>           |              |
| 自传与美国文化 .....           | 张子清译 ( 97 )  |
| <b>约翰·奇·卡威尔蒂</b>        |              |
| 通俗文化研究中的新趋势 .....       | 岑叶风译 ( 120 ) |
| <b>托乌斯·J·施莱雷斯</b>       |              |
| 美国的地区研究：芝加哥模式 .....     | 蔡佳禾译 ( 138 ) |
| 附录一 .....               | ( 158 )      |
| 附录二 .....               | ( 173 )      |

罗伯特·E·斯皮勒 著  
刘海平 译

## 美国学的过去、现在与未来\*

1948年，特列梅因·麦克道威尔在概述美国高等学校开设美国学课程的情况时曾指出，设置美国学课程的首要原则是要发现“美国生活的复杂结构”，并从中得到反映出人类生活经验在本质上的多样性，学生应该最终能在多样性中找到本质上的一致性<sup>1</sup>。本文的目的就是试图发现究竟什么是美国学运动所探寻的这种一致性。

正如麦克道威尔先生和其他一些人经常指出的那样，美国学作为一门独立的学科首先是从对许多传统学科的反叛开始的。在英文系中，有三方面的不满。首先，不满于这样一种

---

\* 本文译自约瑟夫·科威亚特和玛丽·特皮所编《美国文化研究：主导的思想和形象》一书。

认识，即认为美国文学主要用英文写成，因此，美国文学不过是英国文学的一个不起眼的分支罢了。第二方面的不满来自那种认为做正经的学问只能在十九世纪以前的文学上花功夫的观点。第三方面是不满史文考证在文学研究中所占的统治地位和排斥应用社会学、心理学、哲学和美学的方法对文学进行研究。1948年威廉·G·克莱恩在向全国英文教师学会所作的报告中指出，在大学教授美国文学可以追溯到1890年或更早些，但这门课程一直到1918年后才在大学课程中取得了自己的地位，后来，至少又过了十年才最后获得普遍的承认<sup>2</sup>。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在现代语言协会中成立了美国文学小组，《美国文学》在1929年作为一个独立的学术刊物开始发行。

文学研究在这方面得到稳步发展的原因很复杂。但是，细看一下这段时期发表的学术著作和文章，就能发现，文学研究方法的重点已从对语言和纯文学的研究转到了对文化和思想史的研究，此种转向与美国语言文学研究的稳步发展关系十分密切。费依·L·派林顿的《美国思想的主流》一书是在《剑桥美国文学史》第一卷出版后的十年，即1927年问世的。文学研究对美国以及美国作家的思想的背景所作的重新评价反映出哲理和方法上的激进分子如白璧德、拉夫乔伊、曼利和梭厄斯等的影响不断加强。更重要的是，美国文学方面的学者开始离经叛道地对诸如特纳、比尔德、麦克马斯特和施莱辛格等史学家产生了兴趣，并开始应用关于个人与群体历史演变的能动性理论来重新阐释文学。那种主要依据语言学传统并仅在其他文学作品中寻找渊源来解释文艺作品的文学史理论开始让位于一种新的理论，这种理论认为文学直接来自作者自身经验以内和以外的环境，环境才使作者的艺

术表现得以完成。这种新的观点截然地把那些参加造就北美大陆文明的艺术家的作品跟那些仍身处不列颠群岛上的艺术家的作品区分开来。这样，美国文学本身以及它与文化的关系立即变成了一个学术研究的合法领域。

如果说科学思维方法的基本转变没有造成文学研究上的这种重点转移的话，那它至少给这个转移以很大的一臂之力。十九世纪以至更早些时候流行的科学思维方法乃是数据的分析和归类系统，嗣后就转变成了主要从现代物理学和现代生物学发展出来的有机系统。关于自然本身的特性与功能的新理论开始在文学创作的理论中得到了反映。部分地因为美国文学研究者所探索的实际上是个新的文化，因此他们在立论和方法上一般说来也许要比那些在史文考证长期占统治地位的领域里工作的人们更富有冒险精神。为了证明自己存在的必要，坚持美国文学民族性的人们需要为自己的理想寻找一个新的路子。象诺曼·福厄斯特、H·L·门肯、范·维克·布鲁克斯、V·L·派林顿和F·O·马赛埃逊这样的学者，由于独立性和独创性太强而不可能屈居于现代语言协会的队伍之中，而那些继续留在现代语言协会中但为协会新的创办方针而奋斗的学者，如阿瑟·H·奎因、杰·B·哈倍尔、斯坦利·威廉斯、凯尼斯·墨道克、斯克利·布雷特列和拉尔夫·L·腊斯克等，则逐步建立起了必要的机构和手段，并用新的术语写出了文学史方面的重要著作。《美国文学史》的出版、《美国季刊》的诞生和美国学协会的成立几乎都是同时在本世纪中期发生的事情。

普通历史学家们对美国学运动的贡献遵循着类似的发展过程，似乎也是这门新科学发展的一个副产品。但是，美国普通历史学家们比他们在文学界的同仁们多一个有利条

件，即美国历史从一开始就被承认是一个值得专门研究的合法领域。叙述性史学家如班克罗夫特、派克曼、普雷斯科特和莫特立，尽管他们基本上认为美国历史发展离不开欧洲势力扩张的背景，但他们能就美国历史谈美国历史而毋需作什么辩解。所谓“客观”的研究宪法和军事方面的史学家如亚当斯、查宁和希尔德莱斯则毫无顾忌地把德国人使用文献的新技术应用到美国史料的处理中来。因此，史学中的这种变革显然只是表现在研究的理论和方法方面，而不是在研究内容上从别国转到美国。

然而这两者都很重要。照弗雷德里克·杰克逊·特纳边疆理论的解释，美国的演进是本地产物而非舶来品，同时它也开创了把经济决定论应用到历史资料中去的先河。施莱辛格对移民问题的研究、比尔德对宪法创制的研究、贝克对独立宣言的剖析，以及莫里森、康马杰、内芬斯和其他人所作的研究，只是许多学者应用环境直接决定因果论来重新解释旧的史实的一些代表而已。对于这些学者说来，文学是行动变化的众多记录来源之一，这种行动变化包含了人类在任何特定时间和地点的全部经验。历史学家对文学史家发生了兴趣，文学史家几乎同时也对历史学家产生了兴趣，原因大致相同：想要扩大他们的研究领域、方法和可用资料的范围。

与此同时，在其他艺术与社会科学的学术研究领域中也发生了平行的革命，这些革命还在进行，在这里自无细谈的必要。普通史学家们很快意识到从经济学、政治学和社会学等领域里的同事们那儿能找到新鲜而具有活力的思想，而文学史家们则发现他们对环境因果论的兴趣在研究绘画、雕塑、建筑以及低档和“实用”艺术史的历史学家们那里得到

了回响。这两方面的学者都发现他们的哲学观点从经典形式转向了实用主义和实验主义，从传统的纯哲学史转向了思想史，这种思想史深深地植根于时代、地点、群体和思想家之中。

美国学作为一个运动并不是造成上述任何一种趋势的原因。但到1935年，它却自然而然地成了这些趋势注意力的焦点。美国作为世界强国的威望促进了对它的文化的研究，学术部门从分科过细向互相合作的转变使得在美国学和类似领域几乎不可避免地要建立起跨系科的课程设置。1936年哈佛大学率先建立了“美国文明史”的研究生课程计划，以后宾夕法尼亚大学、耶鲁大学和明尼苏达大学等也都相继在这方面跟了上来。

起初，这些学科只不过是一种松散的联合体，或者说是单一学科，通常是文学与历史课程的延伸。几乎很少有人感觉到一个新的课程或新的学科正在形成之中。有些课程结合在一起常常只是因为它们都冠之以“美国的”这个形容词，至于如何把这些课程融会贯通起来，则完全留待学生自己解决。学科管理部门很少见面，对课程及学生几乎不负责任。博士生毕业后进入学术界，既无地位，又无工作，结果是往往又回到传统的渠道去谋求出路。愿意刊登跨学科研究的论文的新杂志寥寥无几，而那些有名望的杂志对这类研究一般是不欢迎的或持怀疑态度的。美国学运动既需要自己的历史，也需要自己的理论基础。

美国学运动向完整性与独创性的进步，后来又一次来源于学术界的总的趋势，而不是来自其本身。正如现代科学认识到必须正视人的性质和人的文化，而不能只顾物质世界及

其在生物、经济方面的表象，美国文明的研究也逐渐开始形成自己的内涵和方法。目前，它离开一切学问通常期望达到的系统研究的目标还差得很远，但它在过去的十年中已经取得了巨大的进步。

所谓行为科学（如社会学、文化人类学以及社会心理学与个人心理学）中的一些发展趋势开始对美国文化和其他任何现代文化应作何理解的问题产生了直接影响。促使这种理解的因素还来自于评论深邃的文艺作品所采用的新的分析方法，以及分析、解释大众或通俗文化的新技术，这种新技术不少是由民俗学家和语言学与语义学分析家们发展起来的。对文物和文献作出文化性的切面比较，对群体与个人的动机作心理分析，对信息记载作出内容分析，把神话与符号作为表达一种基本性质的而非个人别出心裁的经验来加以研究，——所有这些方法开始补充了自然科学家和社会科学家、普通史学家和艺术史学家们所采用的老的方法的不足。美国是一个完全在现代时期发展起来的国家，美国学提供了这个国家在文化史方面有限然而却紧密相关的研究资料，因此它又一次成为研究与教学的一个自然的焦点。这样，现代学术研究就慢慢地开始回复到整体文化的观念上来。此种整体文化观念曾推动了从古希腊到文艺复兴时期的人文学科的发展，但它后来在日趋细密的现代科学分析研究中被湮没了。更重要的是，现在人们逐步学会把这种整体文化观念应用到现代文化中去。美国人文学科的学者们开始意识到，就在他们面前存在一个繁衍不久、但已是十分复杂、十分深邃的文化供他们进行探讨：作为一个政治单元的美国的文化，作为一个地理单元的北美大陆的文化和作为一个文化集体而在这个地区定居、发展起来的人民的文化。尽管这个问题本身存在着许多

固有的困难，研究中应采用什么方法也是各有所见，但最终大家似乎一致公认，它既是一个学术研究的合法领域，在教育上又是使高等教育自由化的一个方便的手段。

但是，究竟该采用什么合适的研究方法却还是一个远未解决的问题。事实上，美国学运动未能确定一个为大家所能接受的方法来处理它那内容繁杂的资料，这好象正是它的一个重要的长处，而不是一个弱点。它可以因此而保持自己的试验和探索的性质，仍然作为学术研究中必不可少的酵母而不仅仅是一个学界赖以生存的熟面团。美国学仍然能够而且也应该继续被认为是一个多元性实体，也就是说，它混合了不同方法来处理同一材料，但这种混合本来就带有化合性而非机械性，也就是说，它的各个组成部分现在可以结合成一个较为紧密的整体，因为每个组成部分在成为美国学这门综合性学问的一个方面时皆已放弃了自己原有的部分特性。大约从1945年以来，对美国文明的研究并没有真正成为一个新的学科，而是成了一个考察人们的习俗、理想和成就的新的焦点。作为人文科学的一个分支，美国学正在学着用传统的人文科学的原则和方法来处理一些现代问题，因此，它部分回答了人们对人类知识的一个重大分支——人文科学所作的批评，这种批评认为人文科学已完全被埋没在故纸堆之中。

3 亨利·奈许·史密斯也许是获得美国文明史博士学位的学者中年龄最大的一位。只有那些象史密斯先生一样攻读美国学的高级学位，立志为美国学献身的人，才意识到美国学是多么需要有其内在的一致性。而现在越来越多的优秀的年轻学者确实在把美国学作为自己的职业。不管课程方面松散的组合有多大的长处，但根据常理，人们在从事某一事业时

总希望在思想上和行动上能有一种组合原则和统一目标。从授予第一个美国学或者说是美国文明的博士学位起，那种思想上八仙过海各显神通的日子就一去不复返了，大家无形中承担了一种道义上的责任。

这种责任感深刻地反映在史密斯先生对美国学运动的中心问题所作的明确说明中。在他看来，“美国学”就是要加深对美国文化的理解，除此以外，别无他意。首先认定，美国文化是存在的。如果文化的定义就是主观经验如何组合成一个有机整体的话，那么剩下的就是去发现是谁在进行这种组合的，究竟有什么具体的成分被组成一个单一的整体，以及如何研究此种组合出来的结果。

本文有个不言而喻的预设，即尽管目前还看不到，但如果确实能找到某种单一的研究方法，对于美国学的研究工作是有裨益的。这种预设源出于一种要寻找出研究对象本身内在的有机一体性的愿望，而不只是研究人员头脑中的一种综合。要区别在一门旧学科中培养出来的一位学者与在美国学这门新学科中培养出来的一位学者在态度上的差别，人们只需回味一下麦克道威尔先生在十年前讲的一段话就够了：

“美国学这门学科是一种思维过程，学者通过这个过程融化美国文明的各种复杂而且经常是矛盾的事实的细节……并从中构画出一幅这些联合在一起的各个州的美国图像。在这样做的过程中，学者把多样性缩小成某种程度的统一性。”史密斯先生通过分析马克·吐温的作品及其文化背景来理解马克·吐温；“结果也许会表明美国学的一个突出的领域正是艺术作品和它们所属的文化之间的这种模棱两可的关系。”如果我们把麦克道威尔描述的过程跟史密斯先生所作的这种努力和看法作个比较，我们就会发现他们两人之间的

区别与其说是两个学者、同事间的区别，还不如说是美国学运动的一位热心的先驱者与一位由美国学运动本身培养出来并以此立业的学者之间的分歧，是1948年与1958年之间的区别。一部分美国学论著仍然以旧的学科为基础，但是采用其他学科的方法与材料；另一部分论著却把注意力集中在文化本身这个中心问题上。

尽管史密斯先生的许多发现至少在目前看来基本上是否定的，但他提出而未解答的一个基本问题却为美国学研究提供了一个方案：“为了弄清楚人和社会发生了什么变化，我们提出的问题必须能导致对文学变化和社会变化二者同时进行分析。”他认识到“美国学的研究方法的发展是跟摆脱困境的努力联系在一起的，这种困境是由把社会现实与美学价值截然分开的一种二元性所造成的。”从社会的角度去研究，历史是喉舌；从美学的角度去研究，文学是喉舌。前者向后者进行靠拢，现在，它们会面了，为了一个共同的事业而结合在一起了。但是它们面临着一个内在的二元性的顽强阻力。

不管这种二元性是否能够或者是否应该克服，它却为美国学某些方面的研究提供了一个大致的框架。一些美国学学者借助历史和社会材料去寻求解释文化的依据。各派行为科学通过分析美国人民的指导思想和习惯，表现了——用丹尼先生的话来说——“美国人如何认识自己”。如果美国国民性格确实存在的话，那么，它是体现在作为一个整体的社会所造就的思想、史实和制度之中。学者们可以把从总体文化中反映出来的这些成分分离开来加以玩味，从而理解它们各自的实情和价值。象林白首次架机飞越大西洋这样的事件，象公有制实验社会或劳工组织这样的制度、机构都可以用来

说明人民在想些什么，从而也说明什么是文化。从形成集体形象的过程中获得的材料是否实切，通过各种渠道进行了检验，但在把这形象当作社会现实来接受的过程中，这些学者从无人格的纯科学领域向主观的人文学科的领域迈出了一大步。

奥康纳先生提出了一个与上述方法不同但却有联系的问题。他和其他一些人从文学和其他艺术着眼，而不是从历史和社会科学的基点出发。在这类学者中间，层次又有不同。其他艺术类别反映出的问题跟文学所反映的问题略有区别，大众媒介中的问题跟个人艺术家的问题不同，但是这类学者都同样是在探索艺术的某种表现形式与产生它的文化之间的关系。这是事情的另一个方面。史密斯先生所谓的二元性始终存在，尽管象泰特先生这样的文学批评家研究的是社会原因，历史学家布莱根先生关心的是流行民谣。这部分学者所关注的中心议题是美学价值。

奥康纳先生陈述了艺术真实与生活真实的区别——这曾经是亨利·詹姆士十分关心并蕴含在许多美学理论中的一个问题——但他并未给从事文学研究的人带来什么启发。不过，他极有力地揭露了不少社会科学工作者的一个谬误，即把文学仅仅当作又一种形式的史录而不去区别什么是史实领域，什么是理念、符号和价值领域。文学和其他艺术在神话与符号的层次上创造出它们自己的现实世界，这种世界即使是艺术家本人也常常不承认。这种艺术真实对文化的重要性不亚于实际生活中的事实和史实。这种世界常常只能依靠推测才能被发现，它顽固地把科学研究中使用的严密的方法和标准拒之门外。

在这当口，文学批评家鲍朗和马克斯跟社会学家罗斯的